

知識天地

平埔集體意識與認同再現：從「還我原民身份權、熟男熟女站出來」說起

洪麗完助研究員（臺灣史研究所）

一、「熟男熟女」為何站出來？

2009年5月2日下午2點到6點半，由「臺南縣平埔族西拉雅文化協會」主辦、「2009年臺灣平埔原住民正名運動聯盟」協辦的平埔正名運動，以「還我原民身份權、熟男熟女站出來」為號召，從臺北市濟南路立法院側門群賢樓出發，走上街頭，向凱達格蘭大道聚集。

現在的平埔各族除了邵族、噶瑪蘭族外，尚未獲得政府承認為原住民。為了積極爭取平埔族作為原住民族的權利，從2000年成立「臺灣平埔原住民協會」以來，除了2001年在立法院召開公聽會，讓社會大眾瞭解平埔族也是原住民外，平埔族裔不斷向政府陳情。經過多年的努力，2008年5月9日終於獲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編列500萬預算，設置「平埔原住民族推動小組」。同時，也擬定「平埔族語言及文化振興草案」；其主要任務在於保障平埔語言與文化。

然而新政府上任後卻以「推動小組」尚未成立，而未繼續推動平埔事務，包括攸關平埔族群未來發展大計的「五年計畫」也擱置下來。此外，長期以來平埔正名運動窒礙難行（因為已經「漢化」）。臺南縣境的西拉雅族裔在縣長蘇煥智的全力支持下，於2004年10月舉辦全臺首次「平埔會親」活動；2006年設立「臺南縣西拉雅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成為臺灣歷史上第一個由地方政府承認的「縣定原住民族」。為了協助縣內西拉雅族裔恢復原民身份，今年（2009）該縣府更重新檢討當年原住民身份認定的行政命令，發現1957年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因行政疏失，未發文各縣市

（僅少數被通知）凡日治時期戶籍舊簿登記為「熟」（熟番）的縣民，可登記為「平地山胞」。

雖然臺南縣政府依據該法進行行政補正，2009年4月中遭到行政院原民會與內政部的拒絕。因此，為了凝聚全國平埔族裔的能量與共識，發動「還我身份權」運動，希望獲得中央正面回應。

面對平埔族裔多年來努力尋找和建構自身歸屬感的堅持，像我這樣一個投入平埔研究多年，¹眼看著平埔族裔從最初隱藏其族群身分、不願面對本身祖先的歷史，到今天，越來越多人坦然接受過往歷史，部分族裔並毅然投入平埔文化復振運動的現象，自然點滴在心頭；不禁要問我們所從事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究竟能為普羅大眾或臺灣社會提供什麼協助？

對於平埔族裔這種族群意識的變化，願藉週報一角，說明平埔歷史變遷與其族群意識多重發展的脈絡，一方面讓更多人瞭解平埔的身影，有助於大家「勿忘平埔」與臺灣社會文化的緊密關係，另一方面指出「平埔研究」在學術上的重要意義。

二、誰是熟番？平埔族？平埔仔？

1980年代以來，由於臺灣威權體制的解體、政經社會的變動，引起本土化的呼聲與關懷，原被認為已消失成為歷史族群的「熟番」，其族裔也在此潮流下紛紛展開尋根、復名與恢復傳統文化的活動，「平埔族」也才逐漸為世人所知。然則究竟歷史上的「平埔族」是一群人嗎？今日學界與一般大眾所謂「平埔仔」、「平埔族」和清代文獻上的「熟番」如何對應？

大約在近二、三百年以來，南島語系民族依語言、文化的差異，被分為若干族群，又依他們受漢文化影響的程度而分為兩組，即高山族與平埔族。前者在清代被稱生番、野番、山番、高山番；後者稱熟番、土番、平地番。

（一）清代生、熟番人群分類

自明末以來，漢文資料中臺灣南島語族被稱為「東番」或「番」。清代統治臺灣後，也統稱臺灣原住族群為「番」，並依他們受漢文化影響的深淺程度，繳稅與否，以及文化、風俗的變化（指「漢化」），或歸化清政府與否、與漢人關係好或壞，以及部落所處的地理位置，而分為數種類別。其中「熟番」指向官府納稅、服勞役、薙髮（改變外貌），



圖1 平埔原住民正名運動現場
（2009.5.2 全臺三千餘名平埔族裔走上街頭）

¹十餘年來，我除了發表多篇平埔研究論文外，還出版了平埔研究專書，其中《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臺北：聯經出版社，2009）的問題意識，主要源自1980年代以來平埔族群意識的變化。

並接受漢文化洗禮；「野番」或「生番」則不受清廷統治。與生、熟番不盡相同，即「不薙髮、不衣冠」，但向官府繳稅的社，稱為「歸化社」或「化番」。

以上人群分類，並非固定不變，隨著生熟番與官方的關係演變與接受漢文化影響的程度，生番可以變成熟番，熟番可以成為漢人，也就是說生、熟與漢人的區別在於文化上的不同，而非血緣或種族的的不同。

(二) 日治時期現代族群分類

明清時期，臺灣南島語族被通稱為「番」、個別部落稱為「社」；明確且系統性的「族群」分類，開始於十九世紀末的日治初期。

雖然日本殖民政府改有蔑視意味的「番」為「蕃」（取「蕃國」、「蕃畿」之意），仍引起爭議，二十世紀二〇年代（日大正十二年，1923）日本裕仁親王（即日後的昭和天皇）訪臺時，遂決定取消傳統「番」與「蕃」的稱呼，而代之以「高砂族」的族群稱呼。不過，昭和七、八年(1932、1933)仍發生各地熟蕃聯合要求臺灣總督府以「東寧族」取代「平埔族」、「熟蕃」的事件。

簡單說，日治時期依循源於清代對原住族群生、熟番的二分法，在學術分類上以「平埔蕃」/「平埔族」一詞，以與清代的熟番相對應。另一方面則以「生蕃」/「高砂族」指稱清代的生番。戰後國民黨政府將高砂族改名為山胞（山地同胞），並依行政區域再分為山地同胞與平地山胞，統稱高山族。除了少數平埔族裔登記為平地山胞外，由於前舉行政疏失，多數平埔族裔未獲得原住民身分。

目前臺灣原住民的總人口約四十九萬左右，但不包括大部分平埔族裔的人口在內。今日原住民不肯接受同源的平埔族群成為原住民的一員，與這種源自清代的生熟番人群分類，以及後來的歷史變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目前平埔文化復振運動目的之一，在於尋求正名為「原住民」的身分，與此有關。

三、平埔認同變遷與再現

雖然在現代學術分類上，熟番、生番都屬於南島語族的成員，過去他們並不知道兩者都屬於這一大語群，外力介入前他們各自以部落或村社作為認同對象；各部落間的互動，也以自己社會文化的秩序為依據，去追求本身的利益。對某一部落而言，另一部落是異文化的族群、可能是永遠的對手或敵人。

17 世紀以來，由於荷蘭、西班牙與清廷的統治政策，以及他們與漢人的互動經驗各有不同，熟番與生番兩群人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生活的差異日漸明顯。而熟番社群間由於外在社會政治環境的變遷，19 世紀以來，他們之間原有的族群特色逐漸消失、趨向一致並發展出熟番我群的集體意識。

值得討論的是，「熟番」一詞如何從清廷官方政治上的分類，透過漢番互動的社會分類，演變為該人群的自稱？歷史上曾經存在熟番族群意識嗎？其與今日平埔文化復振運動有何牽連？熟番意識又如何形成？是否發揮過集體力量？又如何展現其我群感？²

前學生熟番的分類完全從統治者（清廷）、主流社會（漢人）的觀點出發，未曾顧及被認定族群的自我認同(ethnic identity)或差異。然而歷經 18 世紀臺灣社會的發展與變遷，到 19 世紀，這些外加集稱不但逐漸成為臺灣人日常生活中不同人群區分的用語，熟番人群並內化成其自稱，如道光年間進入埔里盆地集體開墾的西部熟番稱自己為「平埔番」，以與漢人（「漢奸」）、高山族群（「兇番」）有所區別。

就 19 世紀熟番集體意識的發展而言，以中部臺灣為例，18 世紀中葉以來，熟番社會受漢文化影響頗深，如學習水稻定耕、接受漢人俗信，以及從母系社會過渡到父權社會等，許多傳統文化已難以保持。但不同於漢人、生番的「熟番」我群感卻出現在其傳統文化逐漸消失之際，說明文化消失不同於認同變遷。換句話說，傳統文化逐漸流失並受漢文化洗禮的平埔社群不一定認為自己就是漢人。

然而進入日治時期，因臺灣總督府對高山族群的理蕃行動(以武力對付野蠻人)，使「番/蕃」的意義大變，而成為「野蠻、未開化」之意。由於外在環境的變遷，熟蕃人群感受到「番/蕃」的指稱具有文明差別感。同時，殖民政府一則基於統治考量，一則認為熟蕃與漢人在文化上並無太大不同，因此廢除蕃社組織，將「社」併入漢庄的行政規劃中，以及專為平埔族群獨享的蕃大租（與地籍整理有關）。二次大戰前，因推動皇民化運動，也將戶籍簿的種族



圖 2 《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

²關於臺灣平埔族群面臨清廷邊疆統治、漢人拓墾活動等外在環境變化，以及其面對部落社經文化的急劇變遷，如生活領域大幅縮小、人口大量流失，最後成為臺灣社會少數民族的內部變化，如何跨越原先單一的部落認同，逐漸形成跨部落命運共同體的集體意識，進而聯合遷往漢人移墾邊區，再創以熟番為社會主體(排斥漢人)的過程；即在內、外環境互動過程中，熟番集體意識如何形成與展現的討論，請參閱《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

欄取消。從此「熟蕃」族群身分逐漸與漢人混雜。由於區別漢與非漢族群的各種措施不復存在，且埔漢族群通婚的關係，血緣逐漸混融，外觀特徵與漢人區別不大的熟蕃族裔們，在「番/蕃」被污名的同時，開始隱藏自己。

此外，日本殖民者將在臺日人以外的臺灣本地住民皆歸為「本島人」（相對於日本「內地人」與外國人，模糊了熟蕃與漢人的區別。又，前舉戰後國民政府的行政疏失，對這一族群的認同也產生致命的打擊。此後，熟蕃隱身於漢人社會，成為名符其實的「歷史族群」。直到 1980 年代以來，在本土化風潮下，才重新凝聚自我意識。

四、小結：兼論「平埔研究」的學術意義

就族群理論而言，族群認同／族群意識乃隨個人在各種社會層面所處環境(族群內)，以及當事人與其他族群關係的順序而變；主要根據外來威脅對族群可能造成的影響程度而有不同的感受。19 世紀初，中部熟番組成跨部落移墾埔里盆地的大遷徙活動，雖是他們的現實生活困境和複雜的歷史經驗，在內外環境交互作用下的具體呈現，部分族裔仍留居故居，選擇融入漢人社會。換言之，就清末熟番集體意識的發展而論，處於急劇變遷的社會中，有些平埔人的我群感更加明顯，也有人寧可隱埋固有族屬身分；兩者間之所以如此不同，完全視個人所處社會環境的關係而定，即外在環境對部落社會內在變遷造成至為明顯的影響。

綜觀 19 世紀初熟番社會認同的形成，一方面受清代人群分類(先是政治分類，隨而受社會分類的強化)之外在定義，一方面隨漢人社會的成長、定型，引發熟番社會內部的回應。熟番人群被分類的經驗，有助於其族群認同的形成；即熟番集體意識的形成是透過他人的分類過程而產生。

目前中西方學者有關族群遷徙或認同變遷的學術著作，包括移民如何從其母國到移居地，由異族、陌生人(the strangers)、局外人(the outsiders)而融入當地社會並落地生根，或繼續保有母國認同乃至經歷多重認同變遷的分析，已累積相當成果。其中部分論著並涉及臺灣高山族群認同變遷的討論。但像臺灣西部地域幾千年來原為熟番的居址，由於外來統治者、大量移民進駐(主要為漢人)，隨著外在環境的變化，原為主人的熟番反而成為臺灣社會少數族群(minority)乃至弱勢族群，並歷經集體意識的形成、認同變遷、隱藏與再現的現象，卻極少被整體討論。目前臺灣島內族群關係複雜，族群邊界也一直在變動中，針對平埔文化復振、復名運動歷史脈絡的釐清，應有助於這類現實社會問題的思考；另一方面平埔多重認同變遷，也可與世界各地少數族群的認同變遷經驗對話。

其次，18 世紀清代臺灣漢人移民社會建立的過程，正是西部地域平埔族社走向少數族群的終程。因而平埔部落社會解體的軌跡，可反應漢人社會風貌型塑的歷程。同時，透過平埔族群的歷史變遷，以及他們與不同族群的文化接觸和互動內涵，可建立臺灣社會的複雜多樣面貌。因此「平埔研究」在臺灣整體歷史的了解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參考資料：

- 洪麗完，2009，《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之考察（1700-1900）》。臺北：聯經出版社。
 Docker, John & Fischer, Gerhard, 2000, *Race, Color and Identity in Australia in New Zealand*.
 Keyes, Charles F., 1981, "The Dialectics of Ethnic Change," in *Ethnic Change*, ed. by Charles F. Key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p. 4-30.